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啓禎四書文 總目 卷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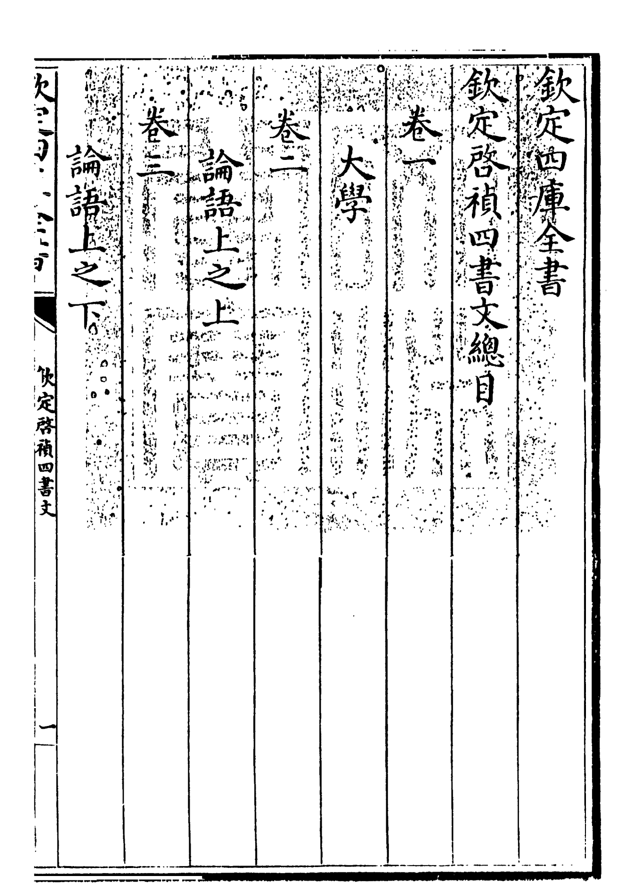
詳校官檢討臣朱依炅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典簿臣郭祚熾

謄録監生臣陳際龍



欽定啓禎四書文總目

卷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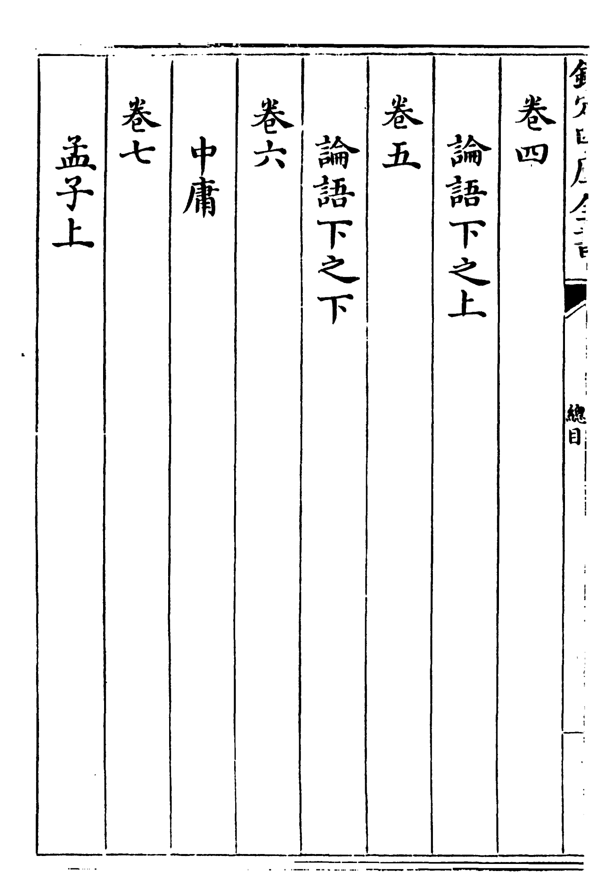
大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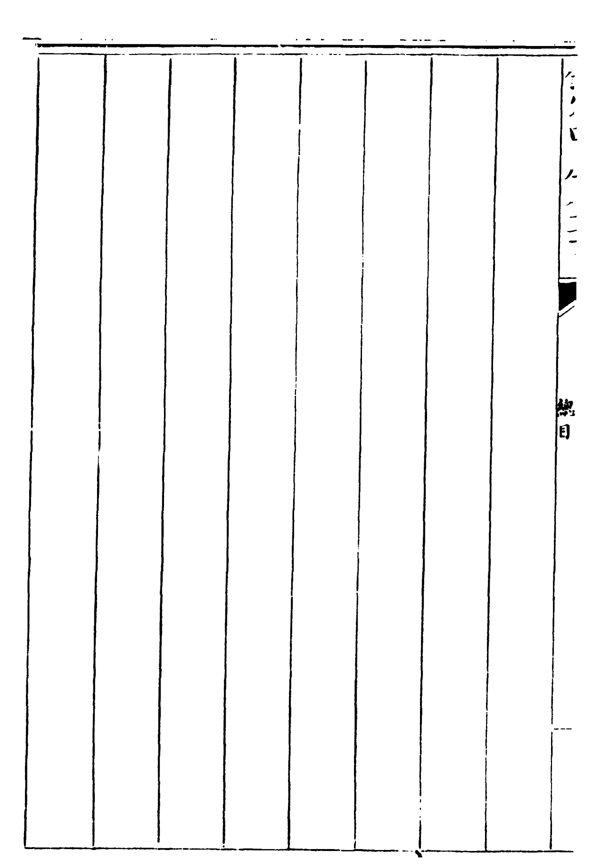
卷二

論語上之上

卷三

論語上之下





欽定啟禎四書文卷一目錄

大學

欲齊其家者　二句

陳際泰

家取則於身故君子謀所以齊之者焉夫以不德之身强行於物即家且先格矣豈能齊乎且夫家之難齊甚於國之難治也所謂甚於國者有二國者威權之所可馭也用恩之地而威權之分失矣國者耳目之所不接也暱就之人而耳目之際真矣威權不得而施則反其道乃可以相易耳目不得而匿則盖其事乃足以相當其必先修身乎一家之中其爲賢不肖者不一而足齊

之者將使人人有士君子之行夫狹邪淫比禁之而不止者無術以至之也吾修吾身言必稱先王動必稽古昔則作事可法而無自恣其偷越之思故其子弟之教不肅而成一家之中其愛惡相攻者亦不一而足齊之者將使人人有秉禮度義之意夫詬誶嚚陵調之而愈棼者無道以御之也吾修吾身情欲之感無介乎儀容晏安之私不形於動靜則用情正大而無自開其偏溺之端故其起伏之情不剗而平夫治家以和者固不以

乖戾致恩義之睽而其弊或至於無節治家以嚴者固不以褻狎致婦子之嬉而其弊或至於不樂故齊家莫修身若也身修固去其和與嚴之名而兼乎和與嚴之利者乎蓋關睢麟趾之休本於文德而風火利貞之義究歸言行然則欲齊家者其所先蓋可知矣

詞旨明達體質純茂又變其平日縱横跌宕而一歸於經術

欲正其心者　四句

陳際泰

原正心之由而遡於致知以見意之未易誠也夫正心原於誠意固也然或誠意而適以累其心此致知不可不講也且心者巳之得於天者也發之而未極其審而巳關家國天下利害之由故君子所恃者惟一心而苟合役於心者之有以為擾與役於心者無以為功皆於正心之說未詳也徒曰修身必先正心則心之靜者巳得心之感者又未必得也夫合心與意而後全其所為

心心之神明與心之變化併牿心之罪與治心之功俱在萌生之會而從心之寂然時觀心之正則向晦而入息皆可與上聖同功然既發其機於意又不能使不為意强禁而使之不動亦非本心之正也依其所固然而不預之以私是意得其所為意意得其所為意從意之息而觀心君子以為彌正即從意之日出而觀心彼心不為不誠之意所累則心之空明者無方矣蓋舉心之感而并正之而後獲乎正心之全然則欲正其心者此

說不可不務白也雖然猶未盡乎所以正心也徒曰正心必先誠意則夫意之不誠而為心害人知之意之既誠而害心彌甚者未必知之也夫驗誠於知而後慊乎其為意意之發端固生於心之所倪乃意之發端尤生於明之所導苟不得其啟誨之功而任意之無愧者為意之誠則愚孝與愚忠皆可與惡養同過而既授其權於知又不可少其所知畧用而遂自安是益便其所為不宜誠也探其所宜然而以深於其類是誠必得其所

應誠誠得其所應誠將知其如是而果之君子不病其誠即知其不必如是而不果彼意不為不宜誠之事所牽則意之無妄者可以始終矣舉意之誤而盡知之而後遠乎誠意之害且益獲乎正心之全則欲誠其意者不可不務白也蓋心者身之宰家國天下之所繫屬也而意寔為之役意之有以為擾與無以為功所關豈特一節也哉故君子務謹焉欲正其心欲誠其意而猶不止也雖致知又安得止也

心意知相關處皆實得於心故言皆真切而靈雋之筆復能曲折盡意雖兩股之末微侵而后語意然不可以議大家闡發義理之文

為人臣止於敬 其一

楊以任

稽臣道於周聖得其至矣葢君一而已可不敬歟止於敬者是惟文王焉且千古人臣之分敬而已矣敬生於分而倘不定於心縱節以常凜未免貞為變移惟不移於易移之時者至矣敬止之文又見其為人臣矣夫遡生民所以立君之初尋今古迭相君臣之已事文王不應為人臣人亦應無能臣文王者而況在有商之季哉天與人之説此日皆足移忠良之意旨與明之故往者

亦徒留聖哲之懃然而止敬之心不謂是也但處覆載之中何事非君共是冠履之域何日非臣故高其節以悟之亦見主有可擕者也夫天下無不可事之君者文王也廟堂之上依然天聰天明之君父道在服事服事之而已矣即堅其義以從之猶見臣得而主失也夫為臣而日見不足者文王也西服之間猶是日宣日嚴之臣子心在祇承祇承之而已矣當其時其進有攖鱗之辜而敬之純者必不以一臣易一君故主之震威不敢

知而明夷蒙難之時猶起而歌聖明者非不為一身解罪也吾君原無過誅耳其退有如燬之訴而敬之至者必不以千萬人易一人故民之離合不敢問而有二傾心之日猶挽以歸服事者非不為萬姓去仇也吾君原自可后耳嗚呼此文王之所以為文也此文王之所以為臣也天植其性義尊於身五十載不退之貞心千百年獨立之臣極嗚呼至矣

不涉一淺近鄙陋之語以簡鍊見其矜貴可謂鏘鏘

挋金玉 原評

臣罪當誅天王聖明二語程朱皆不以為然而借以詁此題則義亦可通且措語亦尚有斟酌

爲人臣止於敬 其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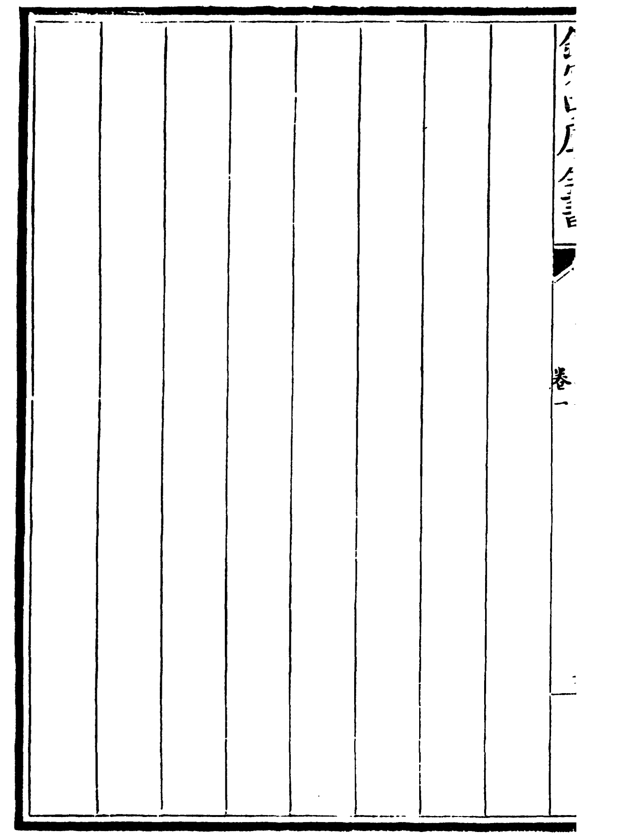
楊以任

觀於周聖而知無可不敬之臣也蓋臣之為道以一敬相終始文王亦終見其為人臣而已矣今夫至善之理具於君臣君不足主乎其臣而臣之自靖者難矣顧上下非以云報也則昏明仁暴之説宜不至於其間而敬之為道蓋與臣終始焉不覲之文王乎西土五十年之君固商家之老臣也當日臣子之故共微箕而遭之彼可告無罪於先王此不可辭昭融於上帝即使易成湯

而居之堂廡不足持天人之故率典亦或當時數之推其不得為微箕而又決不欲為湯也而敬倍難矣然而其敬竟止矣隱其敬而奉之君維彼嚴主亦霽顏焉夫文也惟一人之戴在心柔而貞之以將其所不容已差里有生臣庶不重吾君戮賢之謗博其敬而萃之君維彼湯孫無西顧焉夫文也若天子之先在上旬而宣之以效其不敢不然江漢有良臣亦半淡王室如燬之災夫人願忠之氣忌於多臣之口亦不能不衰而文弟如

故也寧不盡解於聖明不敢自調於羣小人皆有君而我獨任之止敬者所不計也夫人桀君之思疑於非臣之際亦不能不懈而文固無改也以此身付一人即以此心謝天下我自有君而自敬之敬止者又何知焉為臣不易彼徽箕尚為其易而文王獨當其難天王明聖覺成湯尚多一慚而文王於焉無憾故曰止也

於文明柔順之旨能探其藴而發其光靜穆深微亦復鏗鏘雅練與首作皆不可棄



十目所視　二節　　金聲

觀嚴與潤之間君子之誠意決矣夫指視之嚴必不可逃則曷若潤身者之廣而胖也誠意而已夫何疑嘗謂意之欺而弗誠也起於念之紛而不決既不決矣而爭於末流乃使為善之事適以自苦非學問之本指也夫君子之慎獨乃君子之誠意所以必然而不惑必行而無待者也豈有所為也哉顧其得失甘苦之途則早晰然矣吾之善不善吾自受之原不有藉於天下之指視

而後見吾善之利見吾不善之害則吾之有為有不為吾自動焉非有憚於天下之指視而後有不獲已而為有不獲已而不為舍吾意而問之手目舍吾獨而問之手目之十若或見之若或摘之則若或督之矣去非所惡就非所好則寔有所畏焉耳大道何寛其若斯之嚴乎今夫家温而食厚者固深藏若虚也自無陋其居者矣精心以崇德者固泊乎無營也自無困其身者矣吾所好則遂好之天下莫能禁也所惡則遂惡之天下莫

能加也何求不獲何欲弗得而跼蹐於高天厚地之中吾得吾好惡之所必得非勞心焦思而得也中吾好惡之所必中非困頓束縛而中也耳目自暇手足自閒而豈授萬物以賞善罰惡之權心則廣體則胖吾所得於天者初無不足而所以奉吾身者悠然有餘以嚴若彼以潤若此君子則安得而不慎獨哉慎於獨而意之所之獨斷獨行初不知天下有可欺之自惟不慎而誠之所漓畏首畏尾乃一人亦有莫能自必之意至於掩其

不善而著其善若迫於人而無可奈何者也豈不謬哉

蓋世之小人有二以為天下必莫予指必莫予視而可以為不善也此之謂欺人以為天下必或指我必或視我而不可不强為善以應之也此之謂自欺曽不念心廣體胖者誰耶而反以自苦也

上節註中言善惡之不可揜如此是言獨之可畏亦猶中庸之言莫見莫顯非狀小人揜著時自苦情形也文誤以嚴字專屬小人與下節潤字相對理解隔

礙處在此行文一片處亦在此　筆致超脫氣骨雄

偉頗足振起凡庸

所謂齊其家　一章　黃淳耀

傳者釋修齊而知好惡之宜慎也夫好惡出乎身而先受之者家也觀於不可以齊者而修身其亟矣乎且聖王為治必有以素信乎天下而豫服之者家是也家之不齊之情未必不同於天下之不治家之可齊之勢未必不甚於吾身之易修君子觀此可以得術矣經所謂齊其家豈非以家之美惡各就於理之為齊哉經所謂在修其身豈非以身之好惡不傷其當之為修哉或者

致疑其說則胡不以常人之身之不修者而觀之也夫親愛賤惡與夫畏敬哀矜傲惰之情雖修身者不必其無而不修之身則之其所而常至於辟無他好惡之衡乖而美惡之形變也朝廷之好惡猶有共成之者一家之好惡獨斷之而已斷之愈獨則蒙之愈多旁觀太息而身親者猶有餘情焉比比然矣朝廷之好惡猶有明爭之者一家之好惡深諱之而已諱之愈深則章之愈疾門内不知而行道者指以為戒焉比比然矣故好而

不知其惡謗亦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夫人之於子不僅稱好而用好而辟者其意則相似也是則親愛之一端而推之畏敬哀矜亦然惡而不知其美謗亦有之曰莫知其苗之碩夫人之於苗無所可惡而用惡而辟者其意則相似也是即賤惡之一端而推之敖惰亦然身之不修其敝若此使人主不幸而以此至於其家吾知父子兄弟之間或縱之已深或操之已蹙睽孤橫逆禍倍下民可也閨門袵席之間或義不足以相制或仁不足以相懷滛

荒纂奪亂至十世可也家之不齊可勝道哉然不待其家之不齊也即身之不修之日而斷斷乎知其不可以齊家矣先王有戒於此故動靜燕游必得其序而復警之以瞽史之密臨之以師保之尊携僕奄尹不敢有加而必領之以冢宰之官制之以有司之法嗚呼敢不敬哉

兩節皆身不修下節乃證上語而家之不齊意在言外蔡虛齋林次崖兩先生之説甚明自記

理確氣清中二比可以覺寤昏迷警發聾瞶

所藏乎身不恕　三句　其二　陳際泰

君子謹其所為藏身者將以其恕服人也夫喻民而使民從是服民而使我從也知乎此君子謹以藏身有由矣且君子不欲以權屈人而服之謂是盛德之事也吾謂誠能以權屈人而服之屈之已耳然固不能君子於是思乎反身之術焉今夫對身為人出身為令而藏乎身者為心所起之意與心所載之理故藏乎身有所藏乎身者也我能如是而後本已之所輕謂人亦能至之

則所起之念已無寛我苛人之意其心所謂不刻矣我實如是而乃緣己之所有思與天下共之則所載之理已有以此及彼之端其事所謂能推矣心有不刻之念而事有可推之理所謂恕也如是即無所以喻民而民喻矣上之身如此言未能如此是必不必如此也口雖不言而藏諸身者已有所為自刻所為可推之實使人環而象之夫安所待其督責之頻仍如是一有所喻諸民而民亦可喻矣上之言如此上之身亦如此是必不

可不如此也言雖在外而藏諸身者乃有不忍相刻不忍妄推之心使人揣而得之夫安所譏其空文之刼制不然者敗矣蓋不能喻者心有所愧而不能喻也人主雖暴其天懐之發中者將必不盡泯於中夜矣行異於聖明而令同於太上啟口間夫何得不慚焉抑不能喻者下有所格而不能喻也小民雖愚其易治而難服者將必不甚異於曩朝矣以賤為分者力輕於鴻毛而以衆為勢者權重於丘山制命間夫何得而強焉予嘗上

觀千古下觀千古藏身不恕而喻諸人上即有忘其所慚之君下斷無聽其所强之民不然桀紂不能端好而能端令令而可喻令而可從則上有暴君下無暴民夏商之祚雖至今存可也夫唯不能喻之故也然則為民上者亦可以謹所藏矣

每字必析兩義氣清筆銳篇法渾成

詩云樂只君子　一節　熊開元

為民父母者惟不以民視民而已夫從民稱則為君子而從子稱則為父母故與民同好惡者子民之道也且人生而各戴一父母其恩已足以相生而勢有不能必者出入顧復之情奪於奔命雖有至仁亦莫保其所親所愛而父母之責於是乎不在生我之人而轉在撫我虐我之人矣詩不云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夫屈萬乘之尊下而為億兆人之顧復此其名原不甚奇裁經世

之畧俯而循匹夫婦之思勸此其道亦非甚難而為民上者往往畢智殫力以招致夫人民而竟不獲一父母之譽者何與大抵人情於不甚切已之處皆能為甘美以慰人獨至於好惡而我有所便遂不暇顧人之病矣我有所不便遂不暇顧人之利矣夫此顧已而不顧人之意皆疇昔不相習者所用以逞其凌轢排擠之力而豈所語於父母與子之間也人情於所以明民之處亦或能屈已私以從衆獨至於好惡而計民所利乃不得

不顧已之便矣計民所病乃不得不顧已之不便矣夫此顧人而復顧已之意亦情意不甚切者所借以行其躕躕審顧之心而豈所語於父母待子之情也則惟是得民之好得民之惡者乎赤子之愛憎皆能一一自喻而必不能明言以告於人有其不待告而喻焉而天下之歌靡怙而嘆靡恃者不已寡與則惟是民好好之民惡惡之者乎赤子之笑啼亦能明以告人而必不能邀人以從於已有其不待邀而從焉而天下之誦屬毛而

慶離裏者寧有既與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則此之謂也已不如此則作好作惡而民之斂命以從者不可言矣厲一毫為君之色去父母之途日以遠不如此則吝好吝惡而民之嗷嗷以待者又不可言矣擇一為父母之時視愛子之衷則已邈故君子絜矩之道所必心誠求之者也

曉暢如家常語兩義相承淺深轉接理法兼到

詩云節彼南山　二節　黃淳耀

國不可以徒有得失之故貽然矣夫以不愼之心處國而自謂無患也殷何以失周何以得耶詩可以觀已且積萬衆之勢而成國積萬國之勢而成天下而天子以一人撫之此禍福之宗而得失之林也日愼一日而施及黎庶罔不興日荒一日而虐及四海罔不亡蓋自天地剖判以來未有不出此兩途者粤若周至幽王時滔侈不尚德而世卿擅朝家父所為賦南山也其言至深

痛不可讀然大抵為有國者戒爾蓋國家之事有可知有不可知有可言有不可言九鼎而既定矣人主尊天敬地畏命重民亦不過奉守宗廟而於前王無以加也此可知者也耳不聞殿屎之聲目不見檀車之事貴極富溢其心以為莫如予何也而忽然喪其國都此不可知者也敬德而日崇矣後王推闡聖明導揚至治亦不過謚為明帝而於古今不數數也此可言者也靡瞻不眩而自謂明靡聽不惑而自謂聰捨安召危其勢將不

得比於編戶也而亡主惘然得意此不可言者也以愼若此以辟若彼有國者即不為永世延祚之計而獨忍以南面之尊為天下僇耶且古之能逸樂者莫如殷紂其致亡之速者亦莫如殷紂也古之好憂勤者莫如周公其致治之盛者亦莫如周公也公所作文王一詩援天命以覺悟來世述祖德以教戒冲主大都兢兢於得國失國之際讀者謂可與南山之詩相發明也由今思之邠岐棲竄不過小諸侯耳既而虞芮至彭濮來天室

為之遂定耿亳數傳猶然盛天子也俄而民反側人僭忒九廟蕩為平原詩若曰如此則得衆如此之得衆則得國自今以往得國者咸視此也如彼則失衆如彼之失衆則失國自今以往失國者咸視此也嗚呼其言可謂深切著明者矣使上帝必私於一姓則殷商之後何以遷命於我周使祖宗能庇乎子孫則成康之後何以大敗於幽厲是故周之宜法者文武至家父作刺之時則當并法成康周之宜鑒者殷紂至崎嶇河雒之間則

又并鑒幽厲矣可不慎哉可不慎哉

沉雄激宕已造歐蘇大家之堂而嚌其胾及按其脉縷則兩節上下照管之細密亦無以加焉特變現於古文局陣而使人不覺耳

秦誓曰　四節　黄淳耀

賢相有待於仁主反是者可鑒也夫進一臣而舉世之人材係焉彼不仁者即不為人材計獨不自為計乎今天下安得有治亂哉立於朝廷之上與人主相可否者為大臣推大臣之類以聚於朝廷為百執事此治亂所由始也人主莫不欲治而治日常少莫不患亂而亂日嘗多則以制置失當在於一二臣之間而已吾讀秦誓而知穆公之所以瀕於亂亡而卒霸者有故焉今觀其

所深好者有容之臣也所深惡者妒賢之臣也此兩臣者一則推奬氣類易涉朋黨之嫌而其心實為國家一則批抵朝士若為孤立之迹而其心實為富貴所為不同則必爭爭則人主必有所左右於其間而勝負分焉天下之士又視其勝負之所在而左右焉君子勝則衆君子畢升小人勝則衆小人接迹然而君子之必不勝者常也小人之無益於子孫黎民者又常也挈人主之子孫黎民以供衆小人之喜怒則人主大不利夫知其

不利者惟仁人而已仁人之去惡不去不止仁人之進善不進不休其端在一好一惡之間而黎民獲樹人之休子孫蒙楨國之業故曰仁也今自中主以下其心皆知有子孫之當安與黎民之無罪者也究其所為則一切不然彼有以小察為知人之明以多疑為御下之術以恡惜誅賞為善核名實以雜用賢姦為能立制防其獘也上下狐疑枉直同貫此不仁之一道也則又有以忠蹇弼亮之人為姦慝以陰賊佞邪之人為忠良以公

論為必不可容以衆智為皆莫巳若其弊也羣邪項領方正戮没此不仁之又一道也前之所為慢也過也幸則没身而已子孫吾不知也後之所為拂人之性者也我躬之不閲遑恤子孫黎民哉是知君誠不仁則雖俊乂滿朝而或散之河海或逃之列國其積怨發憤者至反為社稷之深憂君誠仁則雖詐謀林立而或束身司敗或伏死山林其革面洗心者或轉受正人之驅使是故興唐虞者堯舜非稷契也傷周道者幽厲非榮虢也

君子亦仁而已矣

四節成一片多直道當時事輝光明白行墨間挾忠義貫日月之氣 原評

為之者疾 二句 金聲

王者生財有用心於為與用者焉夫為以生財而用耗之苟無道財尚不可知也故或以疾或以舒也葢聞王者甚愛天下之人力而初非怠緩之也王者能盡天下之人力而又非迫竭之也生財之道存焉財之出非能董其自生也有其為之藉於為而或以數十百人之生不能及一人之生雖衆猶非衆也財之散非但食之也又將用之至於用而或以一人之食坐耗數十百人之

食雖寡猶弗寡也是故必使為之者疾焉而用之者舒焉為之者即未嘗無用也而不獲享用之者之隆工賈市廛皆終歲竭蹶以備富貴之需而田疇無論也故為甚可念也王者起而督之使不得樂手足之寛豈弗念哉雖有貪國不為勤民增賦雖有庶主不為惰民減租疾不疾必百姓先自受其利害焉而後遂及於國家但使閭閻之下從容有暇日而胼胝之勞將不呼而自疾則疾之道也用之者即不盡無為也而要未嘗悉為之之

苦富俠墨吏皆豪華安坐以致小民之貲而宮庭無論也故用甚泰然也王者起而理之矻矻然懐不終日之虞敢或泰哉侈蕩之朝即横征無盇於事嗇儉之主無計臣不至於貧舒不舒即百姓亦必受其利害焉而究竟終歸於國家但使富厚之塲嚴謹無餘地而度支所出將不合而自舒則舒之道也無荒土斯無散氓無奢君斯無急國廥豐之衆自無逋糧有節之費不漏奸槖為疾為舒固王者聚民聚財禁悖入悖出之大計朏愬

之誠行於補助晝一之政裁於度數不以崇高荒擾貧賤不以天下濫奉一人為疾為舒亦王者敦忠秉信絶驕去泰之一端嗚呼其斯以為大道哉
洞悉民情通達國體其義為人所未發之義其言為世所不可少之言

欽定啟禎四書文卷二目録

論語上之上

巧笑倩兮一章　金聲

夏禮吾能言之一節　夏允彝

射不主皮一節　金聲

射不主皮一節　陳際泰

賜也爾愛其羊一節　陳際泰

君使臣以禮二句　楊以任

關雎樂而不淫一節　陳際泰

子語魯太師樂曰一節　陳子龍

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錢禧

學而時習之　一節　陳際泰

學外無說得其致之之道而已夫學為普人之具則人何事學也自違其節候而以咎學可乎且夫恃自然之說世之自然而獲者復幾人也學而可取則學而取之已矣然人從事於學之途卒未得乎學之效則學之節候未詳也善學者若不知有學焉善取學之說者若無冀於悅焉則惟時習矣乎時之為言久也恒久而不之易則學深時之為言漸也漸進而得所安則學妙於自

然天下行能伎業有神妙焉自不習者觀之亦復何味然要終身爲之而不厭者彼各有其趣深之而知不深而不知也學而一曙爲之則宜其中情之不嗜矣夫歷乎其苦者乃獲其甘也蓋至得意忘言之後其說不能以自已此誠不在一曙間爾天下旁見側出有天則焉自不習者觀之若兩不相涉然要一以貫之而不二者彼自有其本積之而窺不積而不窺也學而一蹴期之則宜其深悟之不生矣夫知其不足者乃終致有餘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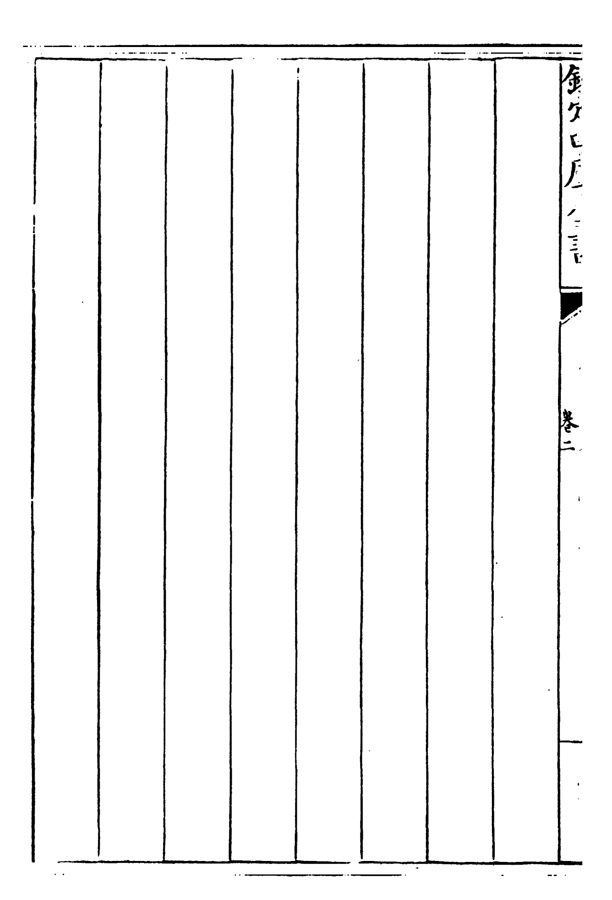
蓋至資深逢原之會其說不能以告人此固非可指爲一蹴事爾故自其久者言之而知學之可以致說也夫中情不嗜與深悟不生此有故間與止也止而輟圖及止而徙業不必言也即間而復爲幾幾乎及於熟之候及他務見奪而又生之將終身行乎生之途矣間而復思思自少易耳然獨奈何多此一間乎抑自其漸者言之而知學之可以致說也夫中情不嗜與深悟不生又自有其故躁與迫也夫躁而不恬將躁而不入姑無論

也即迫而過苦沾沾焉自以爲得乎安之數及精神向間而乃危之危事固不可以數嘗矣勤而無所直可厲此心耳然亦何事强以相迫乎學者以是必時習之爲貴也不時習者不說也

久漸兩義正聖賢勿忘勿助實地工夫即吾十有五章註中所謂當優游涵泳不可躐等而進日就月將不可半途而廢也 原評

凡文之暴見於世愈久而不湮者必前未有比後可為

法理題文前此多直用先儒語以詁之至陳章輩出乃挹取羣言自出精意與相發明故能髙步一時到今終莫之踰



孝弟也者　二句

章世純

賢者重孝弟而明其爲要道焉夫孝弟亦仁也而獨居仁之總則固仁之所待而全也是以君子重之且世之言道者務爲大耳而家庭孝弟之事則薄而不修必以此爲淺小易究之事也乃一觀于不犯上不作亂之故而知孝弟之道博矣其理有所兼非一節之行也其推之可遠非庭除之守也本者人之所當務此其君子之所務者乎道者本之所能生此其能生道者乎凡人之

情用之他人則易僞難真用之父母兄弟則易真難僞求用情而于其易僞者此必竭之勢也必將于其能真者而導之而真者可篤也易僞者亦可因以厚也此本末相及之致也凡人之情用之他人則易不足用之父母兄弟則至有餘求用情而先于其不足者此亦必竭之勢也必將于其有餘者而導之而有餘者可分也不足者即有所待其流也此亦本末相及之致也故天下有孝弟之人而與論仁者之心則頓全之體矣有其至

愛者而知其全心為愛有其至敬者而知其全心為敬固不待附益而足者也天下有孝弟之人而與論仁者之事則亦漸及之用矣有其至愛而由以無所不愛有其至敬而由以無所不敬亦可以相推而至者也不然何以孝弟而即不犯上何以孝弟而即不作亂者乎此亦可據其有生仁之機而為本之所在矣

本眼前人人所知見之理一經指出遂為不朽之文其筆之廉銳皆由浸潤於周秦古書得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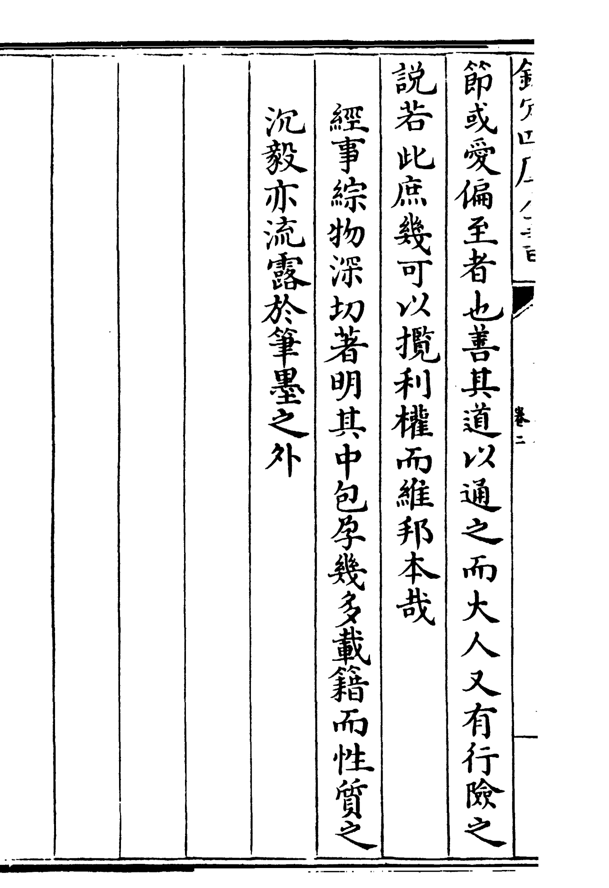
節用而愛人

金聲

治國之道有施之用與人者焉夫節用而後有用愛人而後有人道大國者其無念諸且夫人主所挾以奔走天下者財也所與天下人相屬以有其尊者臣民也貧寡國之大患也雖然擁庶富之業而苟無道焉以處之則易敝雖千乘奚恃焉帝王之經國也其防限之政則必畫然致謹于出入之地而其寬厚之性又常般然流行于上下之間國家之事不敢一聽之以意而緩急之

用常有自然之度數焉使一身與百物共稟之而不濫非畜也名實之際有綜覈之者而天下無敢以侵侔為漏也本末之業有權衡之者而天下無敢以淫巧為蕩也雖宇宙之財但有此數不過相流轉于天地之中而施之或失其所泉貨有因以不生者矣受之既非其地旦夕有窘而不應者矣尚其節之哉國家之事亦不敢一委之于法而臨馭吾人常有司牧之精神焉使內外與朝野每悠然其有餘非縱也為天地祖宗惜人才之

難則器使之朝無或隘其途也為宗社疆圉恤蒼生之命則休養之國無或苛其政也雖物情之變莫可窮詰初不宜盡以姑息之端而刑名徒以相冒反有實意而莫達者矣威命及其既殫即挾恩賞而不勸者矣尚其愛之哉兩者有相須而行焉竭物力而使天下受其擾輕天下而以侈蕩供其私此不節不愛交集者也一其道以貫之而君子真有不費之惠兩者有相反而妨焉守纖悉而以貽軍國之病寛賚予而以市朝廷之德或



節或愛偏至者也善其道以通之而大人又有行險之說若此庶幾可以攬利權而維邦本哉

經事綜物深切著明其中包孕幾多載籍而性質之沉毅亦流露於筆墨之外

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

金　聲

原聖人之聞政有道焉以得之也夫夫子之溫良恭儉讓非以示人國而欲其政也而人則自此感矣權固在夫子哉今夫國有大政其君若臣相與商度於朝扆廟楹之上非其親貴不得預也而况異國羇旅之臣乎今之諸侯即好問周諏不應至是不應盡夫子所至之邦而皆若是則嘗於賓主相見之時而觀其感應不爽之機其願得奉教君子而就正有道者非邦君之能與而

邦君之不能不與也夫子殆溫良恭儉讓以得之者也天下之震驚夫子而以爲異人非一日也初不料其意象乃在若近若遠之間及身親之而始忘其爲聖人也忘則其心夷天下之想望夫子而各以私度非一人也實不知其精神迴出於言思擬議之外比日接之而始見有真聖人也真則其神奪今之諸侯大抵多驕既已令莫予反行莫予違矣從未見有草莽之人有身兼三才氣備四時之盛如吾夫子者豈不厭薄而以為不足

與謀而要不能不大服吾聖人於一望之際立鋤其子聖自雄之習今之諸侯大抵多忌亦既各君其國各子其民矣從未見有四方之士具天下一家中國一人之槩若吾夫子者豈不猜虞而以為未可與言而要不能不深信吾聖人於立談之頃遽化其分疆絕界之心益其道大則天下莫能容往往有心知其聖終不能奉國以從故貌合情疎雖以父母之邦不獲自遂其易世變國之心其誠至則萬物無不動往往一見其人則莫不

輸誠以獻故刪詩修史即以託迹之所而亦深悉其興衰治亂之故若夫游說之士揣大人之意旨而怵之以利害智謀之臣窺人國之淺深而獲之以計數此皆衰世之風或得或失豈足以語大聖過化存神之道哉

此題語意本一氣渾成不但分疏有乖理體即實發亦少精神此文止從邦君心目中虛擬白描乃相題有識處

因不失其親　二句　陳際泰

賢者貴擇交而欲慎之於所忽焉夫因而至於可宗未易言也交之失豈至不可宗之日而後見乎且夫交道之難古而然矣人以為友之為友情欲其可親而道欲其可宗兼之為難吾以為得其一而其一者固即此而在也蓋人非無所親也情之所暱不顧理之有違貌之所懽不憂情之必變如是親既失其所親矣則宗將又失其所宗矣宗者宗其道也理之有違者道缺也宗之

者宗其品也情之必變者品卑也故不失可親與不失可宗事之一方也雖然世之交友者其失不在終在始人之所知也其失不在意之所矜在意之所忽人之所不知也千里尋師問道則其情專專則非有他務之分其所為而意在得人其所失焉者寡矣所患者在乎非為是事因旁舉而及之也此之謂偶而相遭偶而相遭以為交不深可以違而去之而不知因循不決遂為生平投膠之固其後將欲悔之而不能居恒論品定交則

其意閒閒則非有他情之廹於其中而旨在正合其有失焉者寡矣所患者在乎勇於自售因私途而致之也此之謂急而相隨急而相隨以為事無可奈何可以徐而更之而不知依附見端遂為終身阿比之人後雖欲自拔焉而不可然則因固若此其不可乎雖然因而以不苟之心用之亦何至若此其不可乎古之君子其精神甚周其於交道之途甚謹故當人所簡畧之處無所不致其難夫因旁舉而及之因私途而致之人情所簡

畧者也然念後日之難處而必鄭重於其間則於所不簡畧之處其慎又可知矣此以明君子所交無所於苟之大槩也古之君子其慮始甚具其於取益之途甚賒故當人所畏惡之名無所不獲其效夫後欲悔之而不能後欲拔馬而不可人情所畏惡者也然由當日之求詳而遂優游於其際則於其不畏惡之名其效又可知矣此以明君子所交無所不可之大同也嗟夫交道之難也至君子何以獨易此其故可無原乎

從因字著筆一切交道陳言俱出其下矣昔人云發人所未嘗言之理則可謂之新匪衆人思慮之所及則可謂之奇中二股真得其意也所謂新奇要只在極平正處但人自說不到耳 原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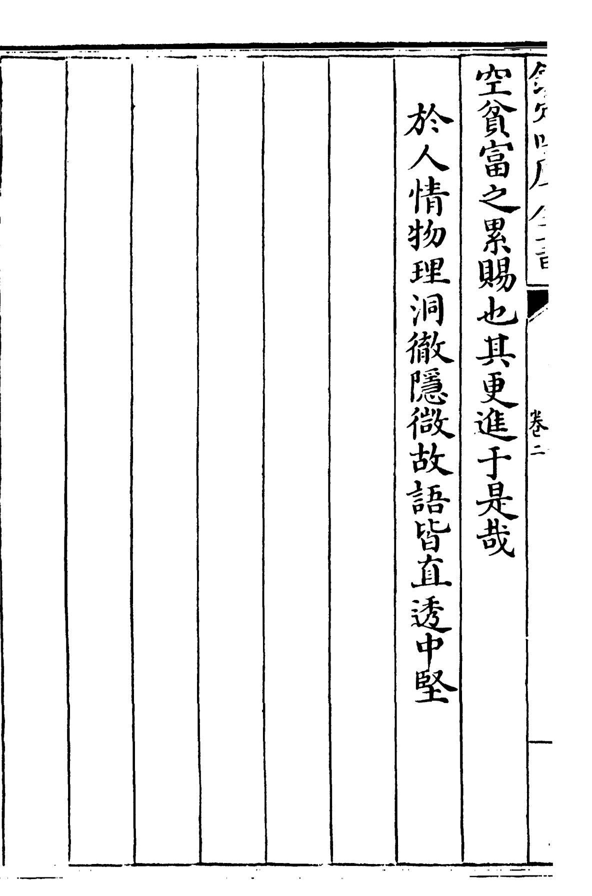
未若貧而樂　二句

金　聲

聖人與賢者商貧富更有精馬者矣夫貧自能樂富自能好禮而貧富之際始有真實之學問以行乎其間但斤斤然無驕諂于人者不亦粗乎夫子進子貢曰君子之心安其在我則不必有競于物而君子之學無争于世者未必其盡有得于中我是以與子無驕諂之説而未可以為至也氣節之高長厚之名皆可以破天下齷齪輕儇之習而天機之淺嗜欲之深終無以開一人跼

踏鄙吝之情是無諂非難也無諂而不免于憒無諂而不免于苦則樂難矣樂無往而不存而耳目口體天薄之以生人之趣則艱難中之逸豫非名教行誼之所能留是故精神充實于内而百憂始莫之攻志氣和平于中而物情始莫之暴世固有貧而若斯者也而無諂者何以及之也無驕非難無驕而不免于侈無驕而不免于怠則好禮難矣禮不可斯須去而肌膚筋骸天亂之于豐厚之日則晏安中之骨力非仁義道德之所能振

是故惟所性之節文而奢儉斯以不忒惟定命之威儀而出入自以不愆世亦有富而若斯者也而無驕者何以及之也貧不諂貧惟富是求富不驕富惟貧是厲無驕諂而後天下貧富始得各安其性命之情而貧既絶諂貧且無聊富既戒驕富且無味非樂與好禮而處貧富之人反不能自適其性命之安故樂以自養其心也禮以自淑其身也如其人始遇貧富享貧富之用而樂則天下無貧也好禮則天下無富也如其人始當貧富



空貧富之累賜也其更進于是哉

於人情物理洞徹隱微故語皆直透中堅

道之以德　一節　羅萬藻

進求格心之理動其所自有者而已夫德與禮民心所自有而耻之所賴以存者也以此動之而格可知矣且唐虞三代之治其用意純粹所以待其民者至厚耳後世反之將謂王道迂濶不可時施乃其所敝敝焉日斬之民者抑何治之不如古也夫民也與其巧僞滋生人懷小人之情以應上不如予之以君子自為之心君人者與其綜覈自喜日持英察之術以勝下不如動之以

忠厚相先之意蓋今之民非真有異于唐虞三代之民也其所浸漸以失久矣誠使吾所以道之者不以政而以德乎所以齊之者不以刑而以禮乎性命之㫖經乎六官之間上之人凡皆躬自詳而後及之民焉蓋以吾性之得合諸民之所同得而又感發之以精神期其至于昭明而不敢畧也中正之理節乎百職之間上之人凡皆躬自嚴而因飭之民焉蓋以吾情之則合諸民不易之則而又戒董之以履蹈求其納于軌物而不厭詳

也夫然而民之耻斯以動矣夫然而民之格且隨之矣
蓋一道同風之本既得于上則天下之人反之而有以
形其氣稟習俗之失于是心思孝弟之行而情儀潔敬
之途殆趨而易焉何也夢寐之懈既生則必求有以安
之也百年必世之意既誠于上則天下之人反之愈有
以形其苟且塗飾之非于是人皆知學問之意而心各
返情性之始殆復而化焉何也神明之辱不留則必求
有以實之也是故君子慎其所以感人者而舍德禮曷

由哉德者先乎政者也政具而所以道之之意不可不求諸德禮者先乎刑者也刑備而所以齊之之意不可不求諸禮教化之道也有教化而後有廉恥有廉恥而後有風俗唐虞三代之理孰有易之者乎

朱子云將義理去澆灌胸腹漸漸盪滌去許多淺近鄙陋之見方會識見高明觀此等文當求其平時澆灌盪滌功夫自然能長一格 原評

温醇得于書味静細出于心源如此講德禮恥格始

無世俗語言　評家云文貴峻潔然不能流轉變化則氣脈不長作者文多直致無迴曲所以不及金陳學者不可不知

言寡尤　三句

陳際泰

聖人不諱言禄而特指以自盡之實焉蓋言行之修雖非以干禄也而禄有外此者乎此在吾人自盡耳且三代盛時士修其學學至而君求之故當時朝廷重士士亦彌以自重今之學者非古之學者以為今異于古所云自我言之今亦何必異于古所云也國于天地必有與立茍盡反先王所以治天下之理害不在士而在國家顧人于懿德必有同好茍盡失天地所以生斯人之

心患又不在治術而在性命兩者必不然之事也則士誠能自修顧足虞與故言而不免于尤其議論為明時之所屏不待言已雖今之世庸獨利乎吾不教子以言干祿而但一意修言審能無尤者可自娛也行而不免于悔其舉動為聖朝之所棄不待言矣雖復在玆豈有幸乎吾非教子以行干祿而但併心修行審能無悔者所自信也蓋時事之倚伏總不可知富貴顯榮之際有工拙焉而得失相反者所時有也君子循吾常然茍有

大力者司之安知人世得此獨失乎計較之私智總不宜生性命徵應之理若符契焉而得失相反者有由然也君子志期自盡將有意外者至之安知無心得不更得乎故子獨宜益修言行耳尤人者無志怨天者不祥從業者徒勞行邪者自困夫榮其名而落其實吾儒何負于人哉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而蓬藁以行未之或有即有之干禄而不得者又謂之何也

約而達微而臧筆妙不待言命意之高非俗儒懷抱

中所有

臨之以莊則敬　三句　羅萬藻　墨

聖人重身先而著其捷得之理焉夫敬忠以勸當鼓民所自動耳各有動則各效而可無審所先乎且民所以應上者亦樂自效其良耳子之為恭誠靜重鼓舞於君子之民則油然樂為矣子之為媮薄茍且安恐於小人之民亦拂然不樂為矣顧不幸而上之人無以發之而民遂若別儲其心以有待然則敬忠以勸子大夫須此於民乎吾謂民正須此於上耳夫上所自為者何也有

君道焉當使神明父母之風專行於上而體統情誼常不恃民而尊有師道焉當使寛厚長者之意實動於下而風俗人情常不迫民而用而今且以民情求之即欲使民敬也顧以慢作敬敬可得乎上人之臨御下人之精神生焉敬之在民非錮而難出之物明矣承祭以儼其思見賔以動其容所謂莊也敬則莊之應矣即欲使民忠也顧以薄課忠忠可必乎上人之事使下人之分義生焉忠之在民非澆而不復之物明矣篤於親以明

雖天子必有父惠於衆以明雖國人皆吾子所謂孝與慈也忠則孝慈之應矣即欲使民以勸也顧以棄之之道責勸勸將能乎上人之尊賢育才下人之氣機生焉勸之在民非苦而難蹈之物明矣論官材以示朝廷之所用如此進不率以示師儒之所養又如此所謂舉善敎不能也勸則善不能胥應之矣蓋君子所以能得天下之情者以尊親之命密繫乎我故也古人無所期於民而容貌得其志恩物得其理殆兢兢焉正使欺忽之

念無自而萌而愿恪之象成之為三代之俗君子所以能盡天下之才者以賢智之意俾民自予故也古人無所迫於民而弓旌以榮辱其心絃誦以上下其德殆斷斷焉正使怠棄之私有以自勝而力行之效蒸之為三代之才子大夫欲使民敬忠以勸乎度禮思仁慎選章教其由是道乎

骨采堅秀油然經籍之光義與詞皆粹美無疵　作者之文才不逮意故視其文了無可悅然義不苟立

詞不苟設學者當求其漚涑淳沃之功

書云孝乎　一節　陳際泰

能如書之所言則亦無時而不為政矣蓋書固以道政事也其言孝可以得政之端矣外是求政豈知政者乎

且夫人論事當有以睹乎名之所自起而志乎效之所自成一隅之說非通方之論也是故政之名與政之效雖處匹夫之實可得而奏也何者古之人知乎衆之所處必有所爭於是求乎能斷者而聽命焉天下有之國亦宜然國既有之家亦宜然此為政大小之所由名也

古之人知乎治之所行必有所極於是歸乎能化者而立則焉經其戎兵使可衣食經其衣食使可孝弟此為政本末之所由名也名之所在古人務有以實之故名之所在古人務有以效之而家因齊矣而國因治矣而天下因平矣是故先王知乎政之所由名與政之所由效也於命官之際猶以其徵辭志之一以為宜于時一以為存乎古宜于時者東都之俗習澆巳久當得乎反其事者往以經營而後風以革存乎古者三代之隆政

敎不分當得乎合其事者出而倡率而後化以淳由此言之孝友之道信于己而被于物何遽不為政乎而猶待為為政乎蓋家者與天下與國分政者也名與效理其多而治其細抑家者與天下與國統政者也名與效先其本而大其歸然則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家人著風火之義人人親親人人長長天下獲道德之平非此志乎而奈何異之故論政者當有以旣乎名與效之所存也

大處立意而題面義理細曲處無不該貫得到若從瑣碎枝節尋湊合之法雖綳布成局不能達也看此等文字極長人智力 原評

大意既得雖未能含蓄言外之情自不害為佳構

人而無信　一節

黄淳耀

無信之不可聖人於其行慮之焉夫信者人所以行之具也無之自有必窮者亦奚便於已而出此乎今夫人遊三代之世而推誠相與然諾不欺彼蓋以為道固然也亦何嘗逆計其事之可濟而後出於此哉自夫人有速求濟事之心則其詐必至無所不為自夫人有無所不為之心則其術終於一無所濟君子既傷其譎又病其窮于是成敗通塞之間不得不為斯人熟計之矣蓋

信者所以成也反是必敗信者所以通也反是必塞人無智愚各有其心心在而誠感之所為一室之内聲應千里也若夫告天下以欺而曰爾姑從我則人必笑之矣一行敗而百行盡屬可疑片言虚而千言盡為飾說雖至數窮悔起不惜指天日以明之而人猶不諒蓋謂其已用之智又將施于今日也遇無險夷貴白其志志在而辭將之所謂胸中之誠明于皦日也若夫設天下以詐而曰後不復然則衆共疾之矣我行而背誕焉而

傳聞其背誕者又過于所行我言而矯誣焉而指目其矯誣者又甚于所言即至情見勢屈猶欲邀末路以贖之而聞者不應蓋謂其巧詐之謀又將托于拙誠也雖朝廷之上詐諼者時起而有功然急則用之緩則棄之彼其君非得已也忠悃不孚于平日明主早疑其心故其後雖無可指之罪而戮辱有所必及雖朋友之間權譎者亦力能相濟然或盛禮貎以謝之或戒子弟以遠之彼其友非得已也反覆已見于他人智士必危其繼

故其時雖無身受之禍而攘斥有所必加若此者豈非無信之不行章章可考哉人之有信也猶車之有輗軏也輗軏之用去則車不行傾危之俗成則民不立而或者乃欲挾其區區之小數以得志于世不亦惑乎在昔武王不愆甲子之期而商國徠臣桓王實申交質之文而鄭伯懐貳非桓王之力不如武王也不信而已矣至若齊桓稱盟約之長而諸侯叛其晚節季路為布衣之雄而邾子重其一言非季路之勢大于齊桓也信而已

矣
警痛之論可使機變者捫心内慙瞿然自失時文中
有此亦有補於人心世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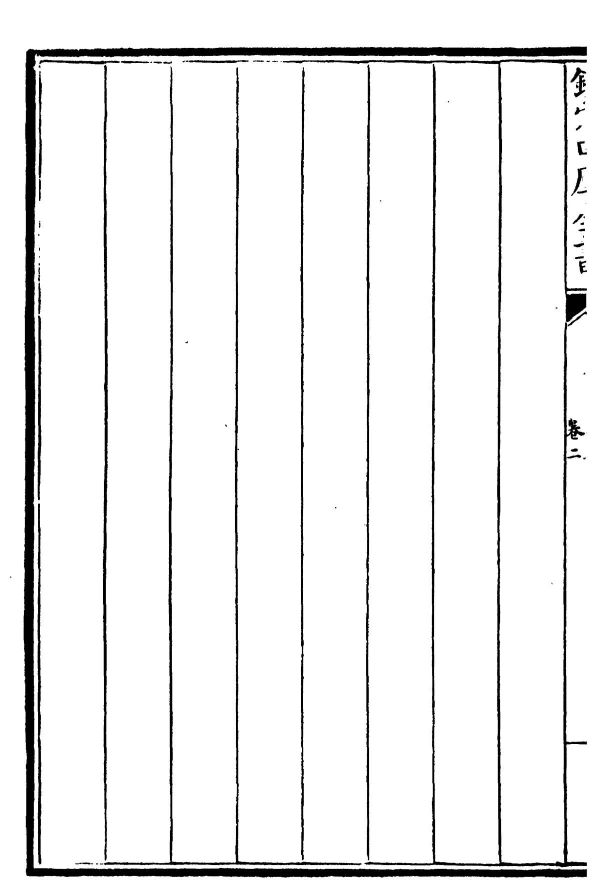
子張問十世　一章　　艾南英

聖人與賢者論世以數往之順為知來之逆也蓋欲知後王則前王其燦然者矣其因其革不可知耶且夫一代之治必其綱常人紀既敗而後國隨之其從而復之者雖變也而實常也是故綱常萬古以為重制度隨時而遞新此百世可知者而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夫子曰夫黃虞以前邈矣乃若周之先有殷殷之先有夏夏之先后方懋厥德及其季也昏德塗炭數虐萬方而禹之

彝倫以斁殷革之而表正萬邦者皆纘禹舊服也蓋夏之禮而即殷之禮也至於隨風氣之開而通其必至從維新之制而示以必更所損益可知也殷之先王肇修人紀及其季也因奴正士荒敗五常而天之顯道以亡周革之而永清四海者實率由商舊也蓋商之禮而即周之禮也至於酌二代之中而煥其郁郁緯六官之政而使之彬彬所損益可知也由是而知百世之所因乎但使其率由典常我知其必治但使其民彝泯壞我知

其必亂由是而知百世之所革乎但使其窮而欲變吾知其必損但使其缺而未備吾知其必益上考三王下俟百世何難十世哉

老幹無枝亭亭直上他人滿紙瀾翻能道得筋脈上一兩句否



見義不為無勇也

黄淳耀

聖人以取義望天下而激其本明之心焉盖勇生於義義立於為弟曰見之而已吾何望哉夫人有識以明内則可帥氣使必行有氣以充外亦可扶識使必達而吾終不敢謂天下大事皆取辦於識多氣少之人夫非氣與識離而為二也識嘗主乎事之發而氣嘗主乎事之成事不可以有發而無成故人不可以有識而無氣也今天下事會多矣名教亦凛矣使是非之所存必不與

利害相反則古今安得有忠良使好惡之所寄必不與誹譽相違則人心安得有廉恥桼之何有見義不為者居平私憂竊嘆以究當世之利病事至則循循然去之曰將有待也逮所待者既至矣則又自誣其前日之議論以為狂愚此其力尚足仗哉夙昔引繩批根以刺他人之去就身臨則縮縮然處之曰期有濟也至所濟者罔聞矣則又反訛乎賢豪之樹立以為矯激此其氣尚可鼓哉選愞出於性生則雖學問經術本異庸流而舉

平日之所知所能盡以佐其浮沉之具畏葸積於閱歷則雖醇謹老成不無可取而因此日之一前一却遂以釀大篡弒之階禍福何常之有避禍深而英華銷阻遂并其不必獲禍者而亦避之彼其心非惡義也惡義之可以獲禍也然至藏身之固既得而覬望周章久矣為笑於天下矣生死何定之有畏死極而中情回惑將并其可以觸死者而反蹈之是其死非合義也不獲於義而又不免於死也原夫賢愚之身同盡而坊檢空裂甚

矣進退之失據矣若此者謂之無勇世豈有無勇之人而可與之慷慨誓心從容盡節者哉是以君子治氣欲其專用氣欲其靜不敢輕喜而易怒慮其氣之旁有所洩也不敢留力而玩時慮其氣之内有所阻也氣盛故塞乎天地行乎淵泉而無不之也氣純故達乎百為貫乎萬事而無不當也嗚呼是亦足矣

較金陳章羅氣質畧粗而指事類情肝膽呈露精神自不可磨滅　金黄二家之文言及世道人心便能

使讀者義理之心勃然而生是知言者心之聲不可

以為偽也

巧笑倩兮　一章　金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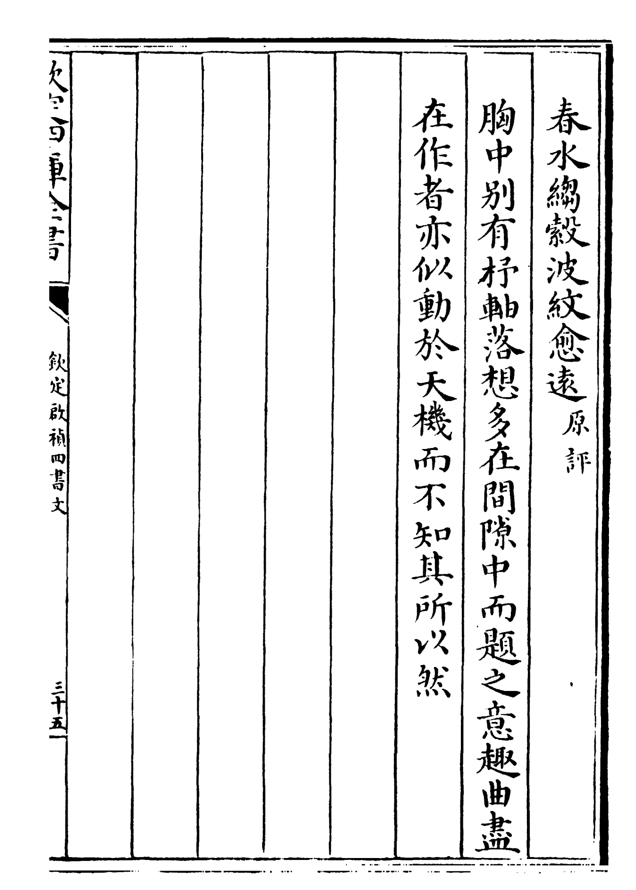
觀聖賢言詩藉於詩以相悅焉夫素絢之問繪事之解何由遂得禮後一言起予而後可與言詩詩難言哉葢自文學行而大道著莫韻乎詩令一詩止領一詩之用極其所終不過三百而止而詩之妙要使人審於章句之間以達乎物類之變可以觸處而旁通故學詩者初不必當日詩指之所存與今時解說之所及而能即小以觀大有如子夏所稱倩盼之章終有素絢之句亦非

甚疑義也比於賦之末而不獲其所比之端徒其文有弗屬義有弗貫耳君子之於學也無所苟而已一言亦將求其歸也乃夫子曰所謂素絢之說其為繪事之序詩以是為碩人方也本乎族類之貴天質之宜而始佐以朱幩翟茀庶姜庶士之盛猶之素其先有絢乃後施耳詩人之比類也必有所當焉說之而第如其初指也而吾初不知此時子夏何以遂浩然有得也一聞所謂後不覺見天下之後焉者不獨一繪一聞所謂事不覺

見天下之所有事者莫不皆後雖先王之道小大之所由天地之經百物之所殊一旦可以下同觀乎繪事而上不以先吾盼笑商於斯也豈有悟乎而要斯時所見其與前時問答豈復相蒙也哉則甚矣夫子夏之深於詩而篤於學也以意逆志不以辭害意此說詩之大端也而商又異矣傳而習之言而述之皆學人之用心也而商則更進矣如是學詩終身學之而不厭也詩起商也如是言詩終日言之而不倦也商起夫子也嗚呼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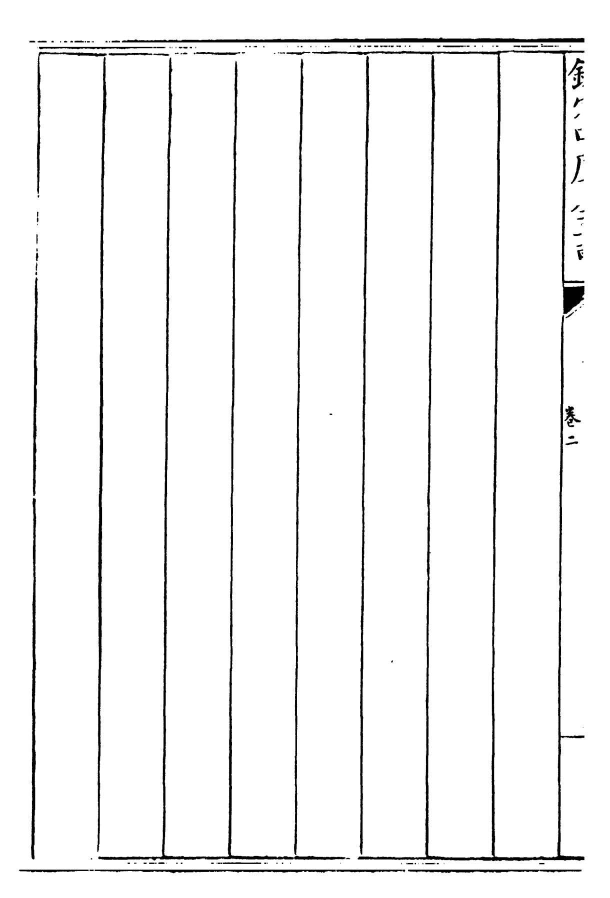
學詩之善者也今即此倩盼一詩取而讀之其亦可以求衛事之始終焉可以見淑媛之令儀焉可以覿里巷之忠愛與好惡之不忒焉而商乃別有領也比物連類得文質之升降而會人事之始終詩也者象也商之學詩駸駸乎其進於易矣夫如是故衣錦褧衣亦碩人之詩而論道者且以為惡文之著也豈若後世之明經者哉

隨筆曲折而波趣因之以生如夏雲奇峰頃刻數變


春水縐縠波紋愈遠原評

胸中別有杼軸落想多在間隙中而題之意趣曲盡

在作者亦似動於天機而不知其所以然



夏禮吾能言之　一節　夏允彝

聖人有志二代之禮而惜空言之不足以傳也夫夏殷亡而其禮不亡然至使能言之士無所據以成一代之書是可重歎也且王者受命必變易前世之禮以明已之得統示天下有所尊也至於勝國之守不敢有所改焉而爲之立其後嗣備其典文使子孫無忘其所自始然始未嘗有所闕遺而後稍夷至於微而失傳亦勢使然矣何者制度不便於當今自非賢者能無遷於時好

而變祖宗之舊耳目易專於所習苟非博學安能搜討故聞以遺同志之求若乃夏殷之禮我嘗學之而能言其意矣葢其大者載於周禮周公之所採取有其源流不可没也至其細無所考有非左右史之所記而守為國故相沿至今者入其國而問其傳葢往往而有也即其大者散於列國學士之所講頌無有異詞其明徵也至於時之軼事有他國之聞見所不及而乖為家乘可資當今者見其人而考其得失或不乏於時也然而觀

於杞宋亦安能有足徵者哉以杞之為夏餘也而湯廢典章不存其世業不足怪也至於宋為秉禮之國其餘文不無詳焉者觀於戴公之時而猶得商頌以祀先王則其他可知也然即而徵其文文安在也非無風物之遺而質之先世之故實其為率由典常者大抵闕如矣以杞之即東夷也其人物樸陋不齒於諸夏是固然也至於宋為春秋之望其大夫猶有顯焉者觀於微子入朝而周人歎其從者以為絶盛則其後可知也然即而

徵其獻獻安在也非無賢哲之士而與之上下其議論其為耇老傳識者葢亦已寡矣又安所折衷而使論者以我言為不誣哉不然而上述史記旁採舊聞始於神禹下及商辛包括二代勒成一書盛衰興廢之迹燦然也不亦善乎而惜其不足徵何也夫周之於二代葢亦至矣取其重典以裨當世而至於車服之秩猶得使之修其故事崇其支櫱以備三恪而至於攷獻之遺亦皆使之歸其故國葢文獻若斯之盛也而猶浸以不章況

後世之事哉然後之正一統者謂國雖可滅而史不可廢是以朝之大政必有記注而勝國遺事必立史官雖作者不必其人然猶與春秋並存也

前幅實發所以能言之故最為有識通體寛博雅贍雖語尚文藻而皆有義意以為質幹故不可廢

射不主皮　一節　　金　聲

即射以觀古其所以成天下之才者大矣夫天下無同科之力奈何限之以主皮此古道所以可思也甞謂士苟有志自勉視天下無夐絶不可企之事惟限於天者雖豪傑無如何也以故國家之律令奪天下之意氣要使宇宙之才其上固不妨自見其下亦得以勉夫人工之所可至即一射事真令人慕古焉夫射之有皮所以試天下之力爲國家致用也何以有不主皮之説正為

力計深遠使其途寛然有餘也失諸正鵠反求其身巧成於習人為之耳茍昭然有可同之路而甘自暴棄置其身於㲉外則於人何所尤破甲穿札待命於力强弱有科天定之矣使夫卓犖可用之才其勉强之功直窮於不可齊則君子何以忍彼夫先王為弧矢之利以威天下也故雖處無事之日不忘武備有皮在而有餘之力不嫌立展使赳赳干城之夫得因以錬其堅鋭無前之奇先王觀德行之立於審固之時也故雖為威武之

事飾以禮樂不主皮而閑習其道盡堪自效即斤斤繩尺之士安知不足備禦侮折衝之用蓋惟古之時所以核天下之才其程甚嚴所以收天下之才其途甚廣使人駸駸乎興起而莫自阻其志者大抵操此道也亦惟古之時習尚則稟於一示天下以必趨舉令則協於衆待天下以可同究之蔚蔚乎多才而國家緩急得人者大抵得此道也如今之世豈有復念不同科之力而操鼓鑄之權者亦從此而審其所主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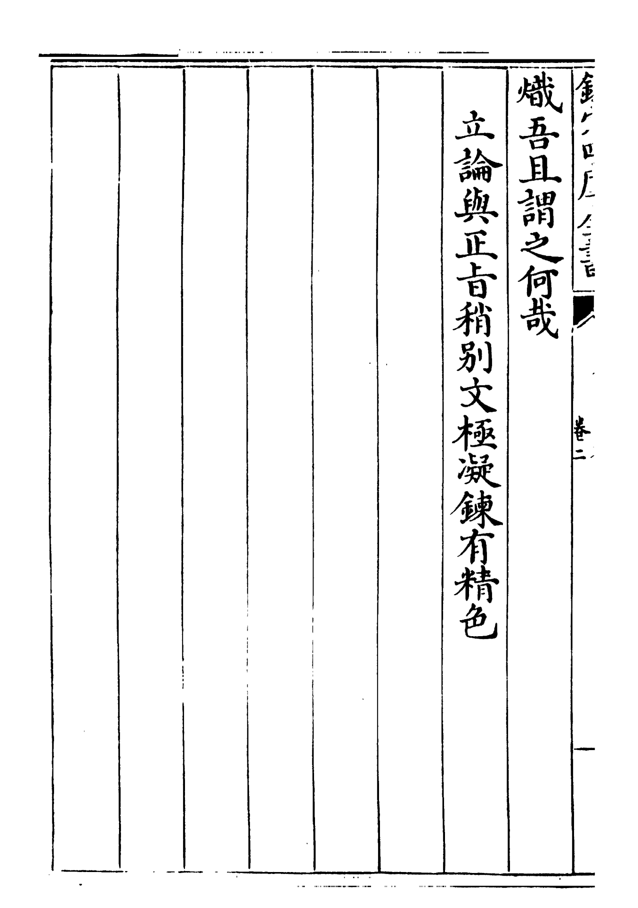
不主皮三字語意本自渾圓他作重發詘力尚德意不但於不主皮三字神理未足不同科亦說似天下皆無力人矣惟此輕重得宜文氣亦復遒勁 原評

射不主皮　一節　陳際泰

聖人慨力競而致思於古之禮射者焉夫禮射者轉而貫革則力競甚矣而能無慨於古也乎且世道之盛衰決於人心之恬競競則無不競焉將有失其本而不自知者君子以世變為已急矣試即一射驗之射有以殺敵為能者主皮之射是也射有以觀德為志者不主皮之射是也禮射之體有五賓飲與興士之類皆與焉禮射之人亦有五天子與諸侯以下皆習焉夫貫革非有

厲禁也而特不貫革非有餘誅也然果何為也哉吾繹其志焉其所以誘進天下之文士者至矣寛而待之凡弱者皆得與於決拾之能所以陰作天下閑習之氣者其權隱吾繹其旨焉其所以尊奬天下之文士者亦至矣曲而體之凡儒者皆不繩乎踦注之用所以明重天下風素之業者其禮隆顧吾於此獨自有感也曰此其為古之道乎葢昔先王之治天下也文武並進不使後世窺吾有所左右而輕天下故禮射與武射同立於澤

宮而不相爭蓋即天保治內采薇治外之遺意焉抑昔
先王之治天下也文雅獨優不使後世謂我無所掃除
而致太平故禮射獨文射盡屏其挽強而不復進蓋有
竭蹷而成之端冕而祀之之微權焉夫怠惰苟安之氣
聖人未嘗不以術起之而桀驁難馭之習聖人亦未嘗
不以法柔之此一射也殆與民休息之理而為世轉移
之機乎斯盛德之所同也吾蓋於此獨自有感焉古道
日遠抑鋒止鋭之意寂然霸氣方興深入多殺之風轉



熾吾且謂之何哉

立論與正旨稍別文極凝鍊有精色

賜也爾愛其羊　一節　　陳際泰

聖人以事存禮故有慎用其愛者焉蓋羊者禮之寄也禮重而羊不得獨輕聖人之愛所以異於賢者之愛與且宗廟之事即遠有廢而無立此有為之事一偏之言耳要其有關於禮法之大者與其過而廢也毋寧過而存之即如告朔之餼羊而賜乃議去賜於此可謂不善用其愛矣夫以綜練名實之心擬賜則浮費而無用者皆從節嗇羊雖小去之所以例乎羊之外者即以感慨

時事之意諒賜則空存而無實者無事虚縻羊雖具去之所以憤乎羊之前者賜之見非不謂然然吾獨惜其愛止及於一羊也夫羊也而豈徒羊也乎論羊於昔日是告朔之禮存而俱存者也禮既居其重焉而羊不得獨輕論羊於今日是告朔之禮亡而不盡亡者也禮既值其輕焉而羊不得不重何也凡人之情當其多焉不甚惜當其少焉而愈惜之矣今日之羊是也天下之廢敗不可知而但於廟中足占天下焉求所為丕顯丕承

之故跡了不復存而僅留一羊此陳寶赤刀所為珍秘也一羊無恙即一禮無恙我所沾沾護持而不敢輕議者誠謂此一脉之所寄焉耳凡人之情當其少焉不甚貪當其多焉則既貪之矣亦今日之羊是也異時之典復不可知而但於今日可待異時焉蓋賴此先王先公之神靈不容盡泯而乃遺一羊此剝果蒙泉所為發生也一羊無恙即一切之禮無恙我所為斤斤寶貴而不敢一擲者誠為此全體之所存焉耳賜乎奈何爾之所

愛乃不如我之所愛也哉為節嗇故而去羊志旣狹而不廣即為慼憤故而去羊智復淺而不深先王之禮不幸一厄於先公之不視朔又不幸再厄於賜之欲請去羊也悲夫

中二比於實理虛神推闡曲盡却只是註中猶得以識之而可復焉之意可知文人無筆雖有穎思亦不能達也

君使臣以禮　二句　楊以任

論所以事使而君臣之道在天下矣葢事使者分也而道行之矣君以禮臣以忠顧不盛與孔子對曰人主建人倫之極則事使其大端矣夫天下之樂得其君父猶一人之樂有其臣子也則莫不有道焉以行乎其間臣觀有道之世其君穆穆而正南面之事其臣師師而進拜稽之忱使之事之非以爲文也於此識朝廷之有人焉且使之事之非相視而不相知也於此見臣主之同量

然則何以使臣以禮而已矣何以事君以忠而已矣想為人君者經綸天下之本畢取於因性之儀則自納身軌物以來無日不喜與一二臣工守此秩叙及其使臣也願忠於我者固於温文晉接中有其一德即不然而因人董戒要皆教天下以廉恥之事故挾器而至可以使之不爭挾詐而至又有以使之自媿蓋不齊者人之才與情也不必齊者使也而所以使者則禮焉矣想為人臣者胥匡天下之志止用此幽獨之中則自宅心誠

正以來無念不樂與明明我后共此德業當其事君也有禮於我者固於拜手稽首閒慶其一心即不然而天王明聖原無解於義命之先是故一人垂拱而事之不敢恃具曰予聖而事之深可思蓋不一者時之升與降也不能一者事也而所以事者則忠焉矣惟後世以禮為一家之事公卿大夫雖亦入而受其等然其禮顓以為臣耳顓以為臣故時勸時衰夫禮豈一日之具也惟後世以忠為不幸之名愚智忠良隨時而取其便是其

忠亦從事君始有耳從事君始有故時作時止夫忠豈一日之故也然則使臣者之聰明才力不必盡賢於臣下也有禮焉而我不窮於用然則事君者之志氣才術不必致惜於不知已也有忠焉而臣克有其終此有道之君臣也猗歟盛哉公其加意焉

好逞其駁雜陳言安得不多作者獨主於謹潔理雖未極已能於衆中傑出也　原評

關雎樂而不淫　一節　陳際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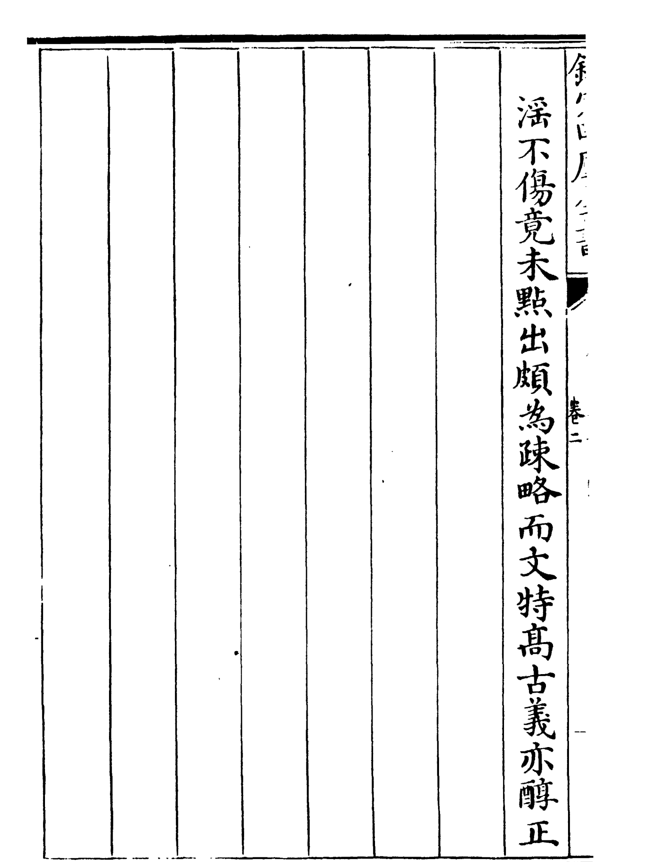
聖人論詩而極贊乎風之始焉夫詩之所以託始關雎者豈苟而已哉哀樂之際已統乎詩之全矣且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配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知此者蓋以鮮矣至用情而不過乎則抑又難也吾嘗一論乎關雎關雎殆風之正而情之準已何者關雎事止乎得配鮮不眇焉而詩人重言之以致其哀樂之意執贄為見小君之始鮮不媚焉而詩人量言之以赴乎

哀樂之節溫厚和平詩人之則顧自邶鄘而降有遞而變之者矣關雎蓋其發始者焉風有初有中有晚令令人讀之其哀樂猶然隆古之際者獨此耳國之氣運為之也邪正是非風人所感彼自江漢而遥已有被而化之者矣關雎尤其親炙者焉風自家自國自天下令令人思之其哀樂依然聖賢之徒者獨此耳國之德教為之也計深思遠以briefly御而存卿大夫之慮發乎情止乎理義以小人女子而有士君子之行嗟乎至德之世人

皆知乎學問而心各返於性情生民之始王道之原皆在關雎詩之所以托始於兹也抑豈苟而已哉

國之氣運國之德教方見文王德化自身及遠不然止於讚嘆詩人耳於文王何與人皆知乎學問而心各返於性情方是文王之德與詩序專言后妃之德者識見遠勝之矣 原評

作者於儒先解説皆覺不安於心又不敢自異於朱註故止言此詩得性情之正而一切不敢實疏但不



淫不傷竟未點出頗為疎略而文特髙古義亦醇正

子語魯太師樂曰 一節 陳子龍

樂必驗之於聲知古法之可傳也夫樂自始作以至於成其和與否皆以音驗而知豈古法之難傳哉且樂者所以宣盛德歌成功迨其後也中和或爽其度而有司未失其傳如魯備六代之樂列國賢士聘問以求觀者徘徊而不能去吾夫子歎其盛而傷其音也慨然有正樂之思而師摯又賢者一旦語之曰有虞敎冑子於典樂而太常之屬乃下比於優伶我周統司樂於春官而

守府以還或僅存其節度士大夫好窮其理而不知所用師工能按其聲而不知所本若然則樂遂不可知耶非然也樂固以音為主以數為驗者也今試窮其數如鍾呂之長短尺寸可謂精矣按而奏之則不和又試治其器如金石之清濁大小可謂密矣按而奏之又不和於是取大章以下大武以上依其節次習其筐歌其始作也六律畢舉高下咸適則以為翕如其從之也既平而無戾亦明而不奸又纍纍纍而不可絶則以為純如皦

如繹如樂既闋告成事矣夫辨於理義不若驗於聲音太師亦知其故乎古人量衡測驗之法尚在則其數足恃也鐘鼓敔磬之屬尚存則其器足恃也備器與數而成於音也不難雖然數本於天而天有盈縮器寄於物而物久弊壞假令後有聖人焉聲為律身為度何難於絙桑吹管之始而更定元音假令後無聖人焉百家異說俗雅爭鳴猶得於審聲知音之餘而復還大雅則今日者幸生宗國而如見先王子固當不失其官而予亦

將論次其事使後世有述也自暴秦之興古器湮没後之學者捜曲阜之宫破河洛之塚如玉尺玉磬之屬得一二而足彷彿其意此非音亡數與器亡也夫子葢傷之久矣

夫子所言翕如純如皦如不但古樂有此音節即末世俗樂亦斷不能出此此所以謂可知也古樂之亡亡於器數其聲音之理終不亡所見甚的文情洋溢具風人之致原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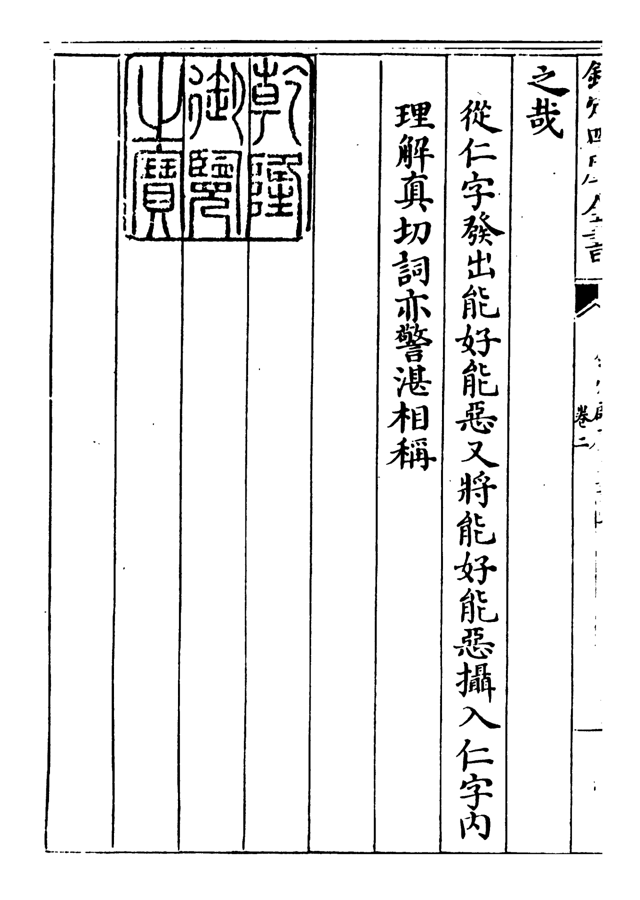
審聲知音審音知樂是可知本旨作者因唐宋以來
諸儒考校律管中聲異同紛互故兼器數言之而斷
以器數亡而音不亡二語洵不刊之論而於聖人語
太師本旨亦未見有閡故可卓然名世

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錢禧

聖人定好惡之凖而獨予仁人也蓋仁者之好惡人也公而當故其事不出於恒情而獨謂之曰能也茍非其人可輕予哉且天下衆人能為之事而待主持於一人非一人之足勝衆人也合衆心之至公而獨出之以至當是以天下稱能焉而莫如好惡為難矣夫好惡加諸人者也而先慎其好之惡之之人好人惡人見諸事者也而先正其行好行惡之本惟仁者内有以養其心不

至有所牽繫也廓然無我發之而必協於天則外有以善其用不至有所偏徇也因物付物施之而必順乎人心能好人焉能惡人焉見善而好夫人亦有然者而惟心統萬善則投之也甚融而應之也甚速從而獎借之又從而咏歌嗟歎之所以樂其始而晶其終意無窮也仁者好人而天下益力於為善人之頼其好者何如也見不善而惡夫人亦有然者而惟心無纖慝則嫉之也甚嚴而痛之也甚切從而堲殄之又從而哀矜懲創之

所以棄其舊而作其新意無窮也仁者惡人而天下咸恥於為惡人之賴其惡者何如也功專於克己彰癉亦存遏之餘故自人受之則戒用休而董用威而仁者之心止求憮其無欲無畏之量念主於愛人刑賞皆忠厚之至故自初觀之則直見舉而枉見錯而仁者之用終必全其有愛無惡之天書不云乎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言仁人建好惡之極而天下不能外也自非仁人而妄言好惡即為作好作惡之私矣慎



之哉

從仁字發出能好能惡又將能好能惡攝入仁字內

理解真切詞亦警湛相稱